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機略第一

傳曰兵凶器戰危事又曰以正合以奇勝不得已而用之屬在主將而已故得其術於是為廟勝之師失其宜不異驅市人而戰用舍之要煥然明白若乃登壇受脤臨軍對敵既知此而知彼或示弱而示緩亦有勢同破

竹所謂奪人之心聲如疾雷使之不暇掩耳因敵變化不可談悉雖復無名之舉前王所慎黷武之事有國共戒然則伐謀決策不戰而屈人諒匪英才孰能必取軍志有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其是之謂矣

公子突鄭莊公子也北戎侵鄭魯隱公九年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

欒枝晉大夫也晉楚戰於城濮僖公二十八年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大旗而退使若大將稍却也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公族公所師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陽處父晉大夫也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魏舒晉大夫也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也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也請皆卒去車為步卒也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也

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専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孫叔敖楚令尹也晉楚戰于邲晉魏錡趙旃請致師魯宣公十二年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

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師敗績

養繇基楚大夫也吳侵楚魯襄公十三年養繇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繇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吳天所恤則致罪也

中行獻子晉大夫也獻子代齊魯襄公十八年軍於平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多為陣示衆也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謂不張旗幟也脫身而歸

胥梁帶晉大夫也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魯襄公二十六年晉侯使胥梁帶討之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

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荀吳晉大夫也偽會齊師者魯昭公十二年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

公子光吳公子也楚師大敗吳師魯昭公十七年獲其乘舟餘

皇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鬛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烏枝鳴齊大夫也宋華氏之亂烏枝鳴助宋戍守昭公二十一年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北敗走也

公子期楚公子也吳師敗楚師於雍澨魯定公五年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

陽虎魯人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

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即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孫臏齊人也顯王二十八年魏與趙攻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

發龐涓果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樂毅為燕將昭王問以伐齊之事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

嚪進說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之意

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悦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

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

白起為秦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軍將者斬趙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邊士皆

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音耽藍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

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傅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轊車軸頭也）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即墨城中以單習兵立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

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刧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田單乃起引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

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壟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

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刧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

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以木押縛罌缻以渡也罌缻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攻反臨晉在同州朝邑縣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又信伐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

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以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皷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

戰不可敗信所出竒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信既破趙諸將效首虜休皆賀效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後為相國擊齊楚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陳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

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高祖為漢王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七年從高祖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竒計得出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哭出去

李廣為上郡大守從百騎追匈奴射鵰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耳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

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畧何如爾不至學古兵法匈奴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故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也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以聞（傳音張戀反）帝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軍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

趙充國爲後將軍時叛羌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

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竞反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

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産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産虜其妻子（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

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梅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産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計度也逐水少入山林少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音扶目反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殆僅也又武威

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叛逆它種刼畧（言被刼畧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負恃也）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迺拜侍中

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大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也）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此畜謂畜産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者謂草也）欲至

冬虜皆當畜食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之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令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婼音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幵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

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服安利也）迺上書謝罪因陳兵

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开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开以觧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山石木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石木以自保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皆兵法之書也致人引至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令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飭整也須待也飭與敕同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失廢棄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救之令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害適使

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縁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馬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解讀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逐利宜疾今行少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後漢任光為信都太守光武初為大司馬徇河北王郎稱號於邯鄲光武至信都光迎入傳舍光武謂光曰伯卿今勢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城頭子路刁子都皆賊之號也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何如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光武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

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光武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火炬彌滿澤中光燄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

耿純更始中為前將軍從光武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槍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

營中矢下如雨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閒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光武光武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光武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爾

陳俊為彊弩將軍光武初為蕭王與五校戰於安次五校退入漁陽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

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

銚期字次況更始中為賊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趩周禮隷僕掌趩宮中之事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趩說文趩與蹕同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

寇恂更始中為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朱鮪聞光武北

而河内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

渡鞏河攻温鞏温並今雒州縣也臨黄河故曰鞏河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

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雒陽兵

渡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

藩蔽失温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

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

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至蘇茂軍聞之陳動恂

因奔擊大破之追至雒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三年率傅俊臧宫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黄郵聚名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悉率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

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之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

王霸建武四年為偏將軍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來擊武武恃霸

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鋭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獘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髪請戰霸知士心鋭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耿弇為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遣弇東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在朝水之陽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之濟州歷城縣又分兵屯祝阿濟州縣名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在今濟州弇進兵先脅巨

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兇音吁勇力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

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縣名屬齊郡也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邑名畫音胡麥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

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隅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

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揺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皷行廵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皷建旗而出廵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臧宮為輔威將軍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宫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宫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宫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釃音所宜切說文下酒也越人繇是遂安

廉范為雲中太守明帝永平中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

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两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繇此不敢復向雲中

鄧訓為護羌校尉章帝元和中迷唐燒當羌叛訓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户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寫一作雁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

牛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箄木筏也音步惟切）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從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叛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欵塞納

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
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
壁而已
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章帝章和元年發于闐諸國兵
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
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
西歸可須夜皷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

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遂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虞詡為懷令安帝時羌冦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

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减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

因出城奮擊多所俘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繇是敗散南入益州

度尚桓帝時為荆州刺史既擊破長沙零陵郡賊而桂陽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從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

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悦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密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爾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

吏士乘鋭遂大破之

朱儁為鎮賊中郎將靈帝時南陽黄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宏為帥衆寖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圍宏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歴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

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宏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

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

皇甫嵩為北地太守時黃巾起旬日之閒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名羣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廏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頴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

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鋭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皷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黄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二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黄巾卜已於倉亭生擒卜已斬首七千餘級後為

左將軍皇甫嵩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詔嵩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

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馬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

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繇是忌嵩

董卓為中郎將討黄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絶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停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

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見鮮

畀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者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兩頭矛刃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鮮畀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陳登為廣陵太守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攻登於匡琦城策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

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并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册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機畧第二

魏夏侯淵為護軍將軍時趙衢尹奉等謀討馬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

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路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遂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

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髙平屠谷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

曹仁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濦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

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仁復盡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别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雒山大破之繇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軍燒其糧穀

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吴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

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徐晃為横野將軍時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别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衆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

五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田豫為弋陽太守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

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為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乃單將鋭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絶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數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歩騎

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鋭自北門出皷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文聘黄初中為後將軍屯沔口吳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圍聘於石陽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黙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

不動此不有窓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之

張既黄初中為雍州刺史凉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文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凉州乃召凉州刺史鄒岐以既代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等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于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

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勑使佯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

數

牽招為鴈門太守以蜀將諸葛亮數出而鮮卑軻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備議者以為懸遠未之信也會亮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蓄

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

賈逵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明帝初吳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繇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

帝使賈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内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

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皷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糧給休休軍乃振

郭淮為雍州刺史齊王正始末督諸軍伐蜀蜀將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叛胡至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絶其内

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

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逺西而胡

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别遣夏侯尚等追維

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

計

陳泰齊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

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

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

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

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其後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

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三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乗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鄧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衂於西賊衆大盛乗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虵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

之害過於蝮虵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患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

輼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懸軍遠僑穀糧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内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皷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

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嘆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

王昶為征南將軍督荊豫諸軍事嘉平二年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

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襲黔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詰夷陵𧻚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𧻚使積弩同時俱發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𧻚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南軍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冑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振旅而還

王基齊王時為荆州刺史時朝廷議欲伐吴詔基量進取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内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内而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内精卒勁兵

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扳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絶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其後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司馬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景王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以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

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髙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廹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既至復言曰

兵聞拙速未覩巧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内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爾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懸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兖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

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吴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

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邱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一十六軍文王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蜀趙雲為翊軍將軍先主時魏將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臣欽若曰公謂曹公也其下皆同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内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

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圍視昨戰處曰子龍雲字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

李恢為庲降都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繇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

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

諸葛亮後主時為丞相大將軍屯於陽平遣魏延諸將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王垂至已與相

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王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姜維後主時為征西將軍隨丞相諸葛亮與魏將司馬宣王相持於渭南會亮卒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

奔告宣王宣王追馬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去入谷然後發喪景耀初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姜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遊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

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遊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統漢中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中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

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

劉敏為左護軍揚威將軍與王平俱鎮漢中魏遣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

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費褘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蔣琬為大司馬住漢中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繇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艱非長策也扵是遣尚書令費褘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既以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

夙夜憂惔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繇是琬遂還涪

吴陸遜初為孫權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内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皷角夜潛山谷間皷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兵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後為偏將軍右部督代吕蒙鎮陸口遜至書與荆州守將曰前承覰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今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

塵思禀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兹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摎猾虜也𢚧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嘗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存以察之蜀覽遜書有謙下自托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擒

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吕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都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為别督先遣吴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

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數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縱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慼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

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

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别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成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觧及方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爾後為荆州牧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

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奏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爾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

悍遯乃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遯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者凡千餘人

賀齊為南郡都尉討候官賊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吴免華當

等五人率各萬户連屯漢興吳五六千户別屯大潭鄧臨六千户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擒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後為威武中郎將討

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竒萬户屯安勤山毛甘萬户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户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髙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髙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慕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

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餘級

黄蓋為周瑜部將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吴將士聞皆恐大帝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勸迎之周瑜曰不然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大帝曰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

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大帝帝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内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

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時見行人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爾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烈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載蓋至戰日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呼曰降降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絶爐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栅瑜等率輕鋭軍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

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潘璋為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絶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

呂蒙為横野中郎將同周瑜程普等圍魏將曹仁於南郡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凌統字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

撫定荆州還拜偏將軍後從大帝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帝欲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帝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其後劉備令關公鎮守專有荆土帝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公爭三郡帝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公而飛書名蒙使捨零陵急還助

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鄀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名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酈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效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

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與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予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爾若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城守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

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關公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帝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食邑後為右護軍虎威將軍代魯肅屯陸口與蜀將關公分土接境蒙至外倍修恩厚與公結好後公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蜀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蜀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

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敵可擒也遂稱病篤

帝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蜀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

魏使于禁救樊蜀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

湘關米帝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

兵𦪇䑢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蜀所

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蜀不聞知遂到南郡傅士

仁糜芳等皆降也

吕岱為交州刺史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帝以燮子徽為

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

繖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繖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

朱桓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

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
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
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既非勇智加其
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
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
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
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
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别襲中洲中洲者部

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皐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大帝嘉桓功封嘉興侯

徐盛為安東將軍封蕪湖侯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議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文帝嘆曰魏

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鍾離牧為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邉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

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
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勑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
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
後以討五谿夷爾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令既無
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
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
進道緣山險行亟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
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

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
陸抗為大將軍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
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
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
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
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
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
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

克且北救必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或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

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軍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裔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裔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

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已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

册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二